

社



鸟鸦



在设计构建的世界中寻找真相，
却发觉自己也是被精心设计的一环，
当内心的邪恶力量被释放，
人性的天秤将如何倾斜……
再现本格推理巅峰时代的逻辑魅力，
文坛泰斗贾平凹、陈忠实、高建群联袂推荐

腾腾马 著



◎ 重庆出版社

WU YA SHE

W
U
Y
A
S
H
E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乌鸦马……

乌鸦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乌鸦社 / 腾腾马著. — 南昌 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
2015. 11
ISBN 978-7-5500-1558-6

I. ①乌… II. ①腾… III. ①侦探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51983号

乌鸦社

腾腾马 著

出版人 姚雪雪
责任编辑 吴砚晨
美术编辑 段文婷
制 作 紫 木
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
邮 编 330008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670mm×970mm 1/16 印张 19
版 次 2015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字 数 350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1558-6
定 价 35.00元

赣版权登字 05-2015-410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邮购联系 0791-86895108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j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

目录
CONTENTS

一	秘密社团	001
二	殊途同归	033
三	力挽狂澜	072
四	鸦途迷踪	101
五	无光之夜	138
六	噩梦之城	173
七	燃烧之翼	213



秘密社团

打在玻璃上的雨水像一行行滑过面颊的眼泪般在小迟面前蜿蜒，那种潮湿阴冷的感觉已经渗透厚厚的车窗蔓延进来。

坐在对面的一位中年大婶抖了抖身上的瓜子壳，脱下鞋踩着座椅将行李架上的大包取了下来。沉闷了一天的车厢逐渐变得清醒过来，列车的广播里开始介绍目的地城市，睡眼惺忪的乘客在蒙眬中挠着自己被压变形的头发，纷纷开始整理行李。

小迟的大脑竟然努力思索了一阵，才慢吞吞地告诉他自己在哪里，在做什么。

看着手里的录取通知书，小迟想起来了——从今天起，自己将成为一名大学生。虽然在中学时代就已经无数次幻想过大学生活会是怎样的，可等这一天真正到来时他还是会感到兴奋。在这个陌生的城市，会有一群完全陌生的人陪伴他度过四年的生活。

列车到达月台，缓缓停了下来，小迟背着行李跟随人群走过昏暗的地下通道。

一出来，呼吸立刻顺畅起来，面前站着黑压压一片打着伞等候出站的人群。小迟顿时有些不知所措，走着走着，竟然有不少人向他这边围过来，他感

到自己好像电视中被媒体热情簇拥的明星一样。

事实当然不是如此——“小兄弟，住店不？便宜！”“买份地图吧，五块钱！”“要伞不？”“小哥，您要去哪儿？再坐一个就走了！”

忽然，一个戴着眼镜的年轻人从人群中将晕头转向的小迟拉了出来。他打量了一下小迟，问道：“是××大学的新生吗？”

“是！”小迟大声说道。

“我是来接新生的，一看你就是。看见前面靠边的校车了吗？把录取通知书拿出来，给司机看一下，然后找个地方坐。你先去，我一会儿来。”眼镜男匆匆对他说完，然后又把视线转向了出站口。

小迟“嗯”了一声，顺着他指的方向来到了路边的校车处。上了车，小迟看见车内已经坐了不少提着大包小包的年轻学生，相互都不说话，看样子都是和自己一样的新生。小迟走到后排挑了一个靠窗的座位坐下来。过了一会儿又陆续上来几个学生，十几分钟后，戴眼镜的那位学长也回到车上，车子启动了。

校车穿过城墙，进入市中心。不愧是大都市，即使是这样阴霾的雨天，窗外依然流光溢彩，酒店、影院、商场、天桥、打着伞匆忙来往的行人、平整宽阔的马路和络绎不绝的车辆，而且路的后边还是路，楼的后边还是楼，不像自己家乡那样以山丘为背景。

“嗨，你是哪个学院的？”不知什么时候，那个戴眼镜的学长坐到了小迟的旁边。

“刑事法学院的，我叫陈迟。”小迟答道。

这个学长瘦瘦高高的，留着一头飘逸的长发，虽然长得不帅，但眼中透着智慧的光芒。

“哦，我是金融学院大二的，很高兴认识你。”眼镜学长伸出手。

小迟愣了一下，也伸出手，这还是他第一次和别人这样握手。小迟一边和学长握手，一边试图理解他眼神里的意思。

“顺利地接到了你们这些青涩的新生啊，让我想起了去年的自己。”眼镜学长说，“现在快到学校了，还没给家里人报平安吗？”

对，差点忘了，父母一定还在家里着急呢。小迟马上去掏手机。

眼镜学长眼含笑意地看着他。

小迟翻着自己的口袋，一脸慌张。咦，手机呢？怎么回事？手机不见了！

“出门在外，自己的东西却不看好，这样怎么行呢？”眼镜学长说道，他的手里忽然出现一部手机，正是小迟的。

这是怎么回事？

“这是刚才你在出站口的时候被人摸走的手机。当时人又多又挤，你一点都没注意到，幸好我发现了，不然你损失可就大了。手机里包含太多信息，像你这样的外地学生，弄不好家里就会被敲诈一笔。”

小迟接过手机，不知道说什么好。眼镜学长又说：“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提醒你一下，像你这样不小心，今后在学校会更难办。你可能还不知道，我们学校是出了名的乱啊，所以你最好还是小心为妙。”

小迟听到这样的话，更加惊奇了：“出了名的乱？什么意思啊？咱们学校不是重点高校吗，怎么还会乱啊？”

“重点高校是没错，不过我们学校里却经常发生各种各样离奇的事情，小到丢电脑手机，大到暴力伤人事件，甚至发生过杀人事件，还有许许多多至今都没有头绪的悬案。咱们学校很多学生周围都曾发生过一些难解的事件，无论多么匪夷所思的事情出现在咱们学校，你都不要感到太惊讶。”

“怎么会这样？这些事情都是谁干的呢？”

“已经曝光的那些作案者之间好像都没有什么联系，相互也不认识，但是案件的性质却一个赛一个的恶劣。就好像咱们学校是一个被诅咒的不祥之地，能将人们心中的邪念一下子释放出来一样。”

还没到新的学校，就已经听到这样的传闻，小迟心里顿时沉重起来。

眼镜学长看到他脸色都已经变了，又笑道：“不过你也不用太紧张，这种混乱的情况现在已经得到控制了。这样吧，我给你留一个电话，遇到什么难解决的事情，可以随时来找我。”

校车缓缓地停在校园中，车门开了，眼镜学长拍拍小迟的肩膀说：“好了，到了。最后还是要祝福你，祝你度过一个难忘的四年！”

“……谢谢。”

小迟下了车，在车门即将再次关闭的时候，他忽然拿起手机问道：“对了，还没问学长的名字呢！”

“我是一只乌鸦。”学长意味深长地说，车门随后关上了。

那位学长所说的学校的事，究竟是真实存在还是故弄玄虚呢？还有，乌鸦究竟是个什么东西？

提着一堆行李的小迟站在这个全新的校园之中，在阴云密布的天空下，隐约看到远处的教学楼如一只沉睡的巨兽。阴冷的风夹杂着雨点抚过小迟的身体，一切就像是一场噩梦的开端。

爬过长长的楼梯，小迟来到了宿舍楼的六楼。虽然还不到晚上，但昏暗的雨天使得走廊黑得看上去像恐怖片里的场景，小迟需要很努力才能分辨出每间

宿舍的门牌号。

653，这就是我的新宿舍了。他犹豫了一下，打开了房门。

宿舍内比想象中要安静许多，共有三个人，大家都各自伏在桌子上，朝小迟这边看了一眼。小迟找到自己的组合床，将行李中的东西一一掏出来摆在桌子上，然后将包扔在床架子上，坐了下来。他晃了晃腿，又找出水杯喝了些水。

怎么气氛有点尴尬？小迟感觉浑身不自在。

这时，坐在对面的一个看上去很成熟的高个子同学说话了：“你叫陈迟是吗？你来得比较晚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吧。我叫王大滨，别号胡须男，以后咱们就是舍友了。”他嘴唇上边长着鲁迅式的硬胡子，平头，上身穿着一件白色短袖T恤，下身是运动裤，看上去像一个健壮的运动员。

“你好，你们以后叫我小迟就好了。”小迟说道。

“坐这边的这位是肥子眼镜，是个比较博学的人才。”小迟顺着大滨手指的方向看去：这位“肥子眼镜”是个胖胖的家伙，身体和脸都圆鼓鼓的，他放下手中的玄幻小说，扶了扶圆眼镜，青涩地对小迟笑笑，两个酒窝在肉脸上显得很可爱，这样子让小迟想起了哆啦A梦。

“嗨，肥子哥，你好。”小迟也不知道这称呼算不算得上得体。

“你好你好，别听胡须男的，我最讨厌别人叫我肥子了。我叫赵飞，叫我飞哥就好。”赵飞眯着眼睛说道。

“还飞鸽呢，里仄森（你这身）膘能飞起来吗？哈哈……”一旁的小个子男生用不标准的普通话挖苦道。

“这位体形单薄的兄弟叫蒋成。”胡须男介绍道。小迟看蒋成果然很瘦小，而且小鼻子小眼的，不过却显得很精明干练。蒋成微笑着对小迟说：“扫慈（小迟），里（你）好！”

“还有一位就是这个床铺的哥们儿，他今天一早就出去上网了，现在还没回来。那家伙没别的，就是贪玩。”胡须男说道。

蒋成又用非常生硬别扭的普通话嘲笑道：“也不晓得那家伙是怎么考上大学的，整天就知道玩。”

“哦，对了！”胡须男从他桌子上拿了一套叠好的军训服和配套的皮带交给小迟，“过一会儿咱们就要去广场集合了，你赶紧把这身衣服换上。”

小迟这才想起来，大一新生都要进行为期两周的军训。他接过衣服，说：“谢谢。”然后拿着衣服去厕所换上了。

“我们几个几天前就来了。以后我们在同一屋檐下，要相互帮忙，共同进步啊。”

“……呵呵，这个当然了。”小迟汗颜道。

感觉很好，这就是我想要的大学生活，小迟心想，一个稳重可靠的高个儿，一个可爱的小胖子，一个老爱挖苦别人的小个儿，还有一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玩货，这阵容算是齐了……

不对啊，一个宿舍应该有六个人，还有一位呢？

换好装，小迟将心中的疑问说给了宿舍几个人听，胡须男说：“你得还不是最晚的，还有一个叫张乐天的还没来呢。”

就在这时，宿舍的门忽然被踹开了：“大家好，我来了！”

小迟一看，这位风风火火进来的同学是一个帅气精神的小伙儿，虽然长得眉清目秀，但他白皙的脸上尽是轻浮，就像一个飞扬跋扈的公子哥儿。

只见他摘下戴在耳朵上的耳机，将他那件花里胡哨的衣服脱下来扔在椅子上，大声笑道：“亲爱的同学们，我叫张乐天，以后多多关照啊！”然后将一堆数据线和插线板从包里掏出来。

小迟看着他像个工程师一样不停地捣捣他的东西，不知道他要干什么。结果这家伙却只是对小迟放了一个电眼，然后在自己的桌前摆弄起他的音箱来。不一会儿，节奏强劲的音乐声就响彻了宿舍，音响里的摇滚歌手唱得撕心裂肺。

张乐天一边晃着身子一边说：“就是应该有点摇滚才对嘛，大家说对不对？你们喜欢听谁的歌呢？别这么沉默嘛，大家聊一聊啊。”

他正在那儿活跃着，一边的胡须男坐不住了，将军训服塞给这个躁动不安的家伙，冷冷地说：“马上要去集合了，你还是赶紧把这衣服换上吧。”

张乐天干脆地接过衣服，嬉皮笑脸地对胡须男说：“这位大叔，就是因为你爱着急，才老得这么快吧，哈哈！”然后就哼着歌去厕所更衣了。

激烈的音乐声反衬着屋内众人的沉默。

忽然，厕所门又被打开，张乐天的声音传出来：“对了，咱们宿舍的舍长还没定吧？”

门外的人没一个答话。

“哥就知道，那大家不介意我来当舍长吧？”

还是没有一个人说话。

“谢谢大家喽。”门又合上了。

在这嘈杂的音乐声中，小迟很努力才分辨出身后传来的胡须男那阴沉的声音：“我很不喜欢这个嚣张的家伙。”

耀眼的投射灯将教学楼前的广场照得通明，而雨势丝毫没有要减弱的样

子。广场上站成数个方阵的新生就这样在雨中站着军姿听着教官的训话，衣服帽子已经被雨浸透了。教官倒是打着伞，讲着一些危言耸听的话。站在队伍中间，小迟感觉自己就像是《魔戒》中兵临城下的兽族步兵，在悲壮的雨夜与几万袍泽等待着攻城掠地的那一刻。

真是的，这么大的雨还训练个什么劲啊！潮湿的衣服紧贴在身上，雨水顺着两鬓滑过下巴一滴滴往下掉，难受得要死，而且今晚衣服弄湿了，明天要怎么穿啊？

当然小迟还不是最惨的，那位跟他同宿舍的张乐天大少爷可就不那么好过了——刚才长得像头黑熊的教官正在讲话，这家伙的手机却响了，他二话没说就在队伍中接起电话来：“妈，我早就到了……嘿，放心吧……拜拜！”然后就潇洒地挂掉了，结果被黑熊教官罚绕广场跑五十圈。现在已经过了十五分钟了，估计这家伙回来全身就湿透了。

不过，这次训练让小迟见到了653宿舍的最后一位舍友。这人留着圆寸头，四肢修长，奇瘦无比，长着一张阴柔的嘴，黑眼圈浓重的眼睛中透着一股子邪气。胡须男向他介绍了小迟，他只是简单地跟小迟打了个招呼，就转过头去了。在小迟和张乐天来宿舍之前，宿舍其他四个人已经在学校待了四天了。这四天里，他在网吧的时间比在宿舍还长，还包过夜，要不是胡须男通知得及时，军训这事他都会忘了，真是十足的网吧男。

下课铃响起之后，从教学楼出来穿过广场回宿舍的高年级学生越来越多，他们撑着伞缓慢悠闲地从站得笔直的大一新生身边经过。几个漂亮女生故意走得离队伍很近，还不时说说笑笑，让这些穿着军训服站在雨地里的新生们不禁“军心动摇”，却又不敢乱动，好不郁闷。

忽然，小迟感到一阵刺眼，好像谁把广场的投射灯在他面前放亮了数倍，耀眼不已。然而，这一切其实都只是他的幻觉，那雨夜中带给他光芒的源头，是一位在人群中撑着伞独自行走的女生。

多么美丽独特的女孩啊，她并不是那种娇小可爱的类型，而是全身上下笼罩着一种不可捉摸的神秘气场。小迟眼前的画面中，周围的一切变得越来越模糊，唯有她的轮廓变得越来越清晰。

人的视线有时候似乎是被感应到的，正当小迟这样直勾勾地盯着女孩看时，女孩也转过头来了。两人视线会合，小迟感觉身体瞬间僵住了。

即使被女孩这样注视着，小迟觉得自己也不能显得太尴尬，他微微向这个女孩露出了一个笑容。

突然臀部一疼，身后的黑熊教官狠狠地朝小迟屁股上踹了一脚。小迟狼狈地往前踉跄了一步，可是视线还是没有离开女孩，结果对方似笑非笑地把视线

转向了别处。

黑熊教官拽着小迟的衣服把他拉到了队伍前，怒喝道：“不好好站军姿，朝哪儿看呢？啥都别说了，五十圈，去吧！”

郁闷地离开队伍后，小迟依然在人群中搜寻着女孩的身影，可却再也找不到她了，不由得长长叹了口气。

半小时后。

“别找了，不光是你的，我的伞也被人拿走了，咱们还是赶快回宿舍吧。”

小迟和张乐天两人孤零零地站在空荡荡的广场上，晚上的训练早已结束，而一开始他们放在花坛边的伞却不见了踪影。

“会不会是咱宿舍的同学给咱们带走了？”张乐天声音有点郁闷，“这群没智商的家伙。”

“他们难道不知道咱俩在被罚跑圈吗？唉，算了，就淋着雨回去吧。”小迟盯着空荡荡的花坛说。

还有比这更倒霉的事情吗？绕着广场跑了五十圈，回来之后，组织早已把他忘到九霄云外了——队伍竟然已经解散了，而先前自己放在花坛边的雨伞也不知道被哪位仁兄给带走了。还好，倒霉的不只是自己一个人，旁边还有一个有同样遭遇的家伙。

也许，有这么个舍友做伴，并不能算“还好”。自己的苦水还能往肚里咽，可张乐天又怎么能沉得住气？他一路都在咒骂那些给他安排不公命运的人，最后把怨气全部归结到了老天的不公上。嘟囔了半天，张乐天终于忍受不住了，对着夜空高喊道：“老天，我招你惹你了吗？有必要把我弄得这么可怜吗？还能让哥更惨一些吗？”

一阵惊雷之后，瓢泼的暴雨倾盆而至。

两人抱头鼠窜，直到跑到学校超市旁边的屋檐下才停下来避雨。

“虽然刚见面这么说会显得很没礼貌，可我不得不说，你真是一个乌鸦嘴。”小迟像狗一样甩着头发上的水。

“这下可好了，雨这么玩命地下，我们又没伞，该怎么回去啊？”张乐天终于放下了他不可一世的架子，看着面前嚣张的暴雨嘀咕道。

“这超市已经关门了，路上也一个人都没有了。咱们宿舍在10号楼，还远着呢，就这么跑回去恐怕是不行。”小迟分析道，“现在几点了？”

“我看看，10点……啊，啊呀呀！”张乐天看着手中黑掉的屏幕崩溃道，“手机进水了，这下完蛋了。”

小迟掏出了自己的手机，还好他把手机装在了里面的口袋里，没有被淋坏。

“赶紧给他们打电话，让他们送把伞过来。”张乐天瑟瑟发抖地说。

“嗯。”小迟翻着通讯录，顿了几秒说，“悲剧了，咱们宿舍的人我还没留号。”

张乐天绝望地说：“那你给你家人朋友打个电话，让他们过来送把伞吧，不然一会儿咱就淹死在这儿了。”

小迟无助地翻着通讯录，在这座城市里他哪有什么家人朋友啊？……忽然，屏幕上的两个字映入了小迟的眼帘——

乌鸦。

小迟想起了这是来学校的时候记下的那个戴眼镜的学长的电话。他不是曾经说过，遇到什么困难可以找他吗？虽然这个困难有点……但是这也是目前唯一的办法了。

小迟拨通了电话。

电话那边传来学长的声音：“你好，哪位？”

“学长，你好，我是今天校车上的那个新生，陈迟，我现在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问题……”

一听他有麻烦，学长立即显得有兴趣起来：“哦？真的？什么困难？”

“……呃，我和我舍友没拿伞，现在被困在学校超市这边，不知道这不算个问题，不过雨真的很大。”

电话那头一阵沉默，然后传来缓慢的声音：“我现在在外面，一会儿过去接你们。”

挂掉电话之后，小迟望着大雨出了神。

两人在原地等了十几分钟，戴眼镜的学长才赶过来：“怎么被淋成这样，你们出来没带伞吗？”

“带了啊，可是我俩被罚跑圈，回来伞就不知道被哪个浑蛋拿走了。把哥害成这样，要是让我遇见他……”说着张乐天打了个喷嚏。

“唉，算了，赶快回去吧，一会儿宿舍楼就关门了。”小迟撑起伞说。

张乐天和陈迟打着伞走在眼镜学长的后面，走了一阵，小迟终于将心中的疑惑问了出来：“学长，你姓乌吗？”

“哈，不是，乌鸦只是我们的一个代号，我叫李志。”

“你们的代号？你们是一个组织吗？”

“应该说是一个社团——乌鸦社。”

“乌鸦社？好奇怪的社团名字啊，想不出来这社团是干什么的。”

张乐天插话道：“乌鸦社，顾名思义，就是聚集了一群乌鸦嘴的社团。”

小迟对张乐天这说话从不考虑别人感受的风格实在有些无语，便冷冷地对他说：“真要是这么一个社团，你应该第一个参加吧。”

学长笑着说：“乌鸦社是一个专门为别人解决麻烦的社团。学校的学生遇到任何难以解释的问题或不可思议的事件，乌鸦社都可以提供援助和帮忙调查。”

小迟思索道：“就像……就像侦探事务所一样，对吗？”

“嗯，差不多。”

张乐天惊叹道：“我怎么从来没听过还有这样一个社团？在学校这种地方，风平浪静的，你们能有生意吗？”

李志学长说：“别小看咱学校，咱学校发生的奇怪事件可多着呢。我之前就跟小迟说过，这个学校经常会发生一些古怪的事件，并不像大家想象中那么太平。解决这些麻烦，也是我们这些乌鸦存在的意义。因为总得有人站出来解决这些事。乌鸦社就是聚集了这样一批有能力解决此类事件的学生的社团，而乌鸦社的社员，则被称作‘乌鸦’。”

“哦？那能加入这个社团的人，智商一定也很高了？”

“嗯，要加入乌鸦社必须要经过严格的考核，而且加入之后也是分级别的，级别低的一般负责搜集、整理情报和资料，而高级别的社员则负责利用这些情报和资料来解决问题。”

小迟说道：“听起来真的很酷啊。”

“呵呵。不过对于学生来说，一般还是不要见到乌鸦出现才好。因为一旦乌鸦在你周围出现，就说明你已经卷入麻烦之中了。”李志学长指着前面的10号楼说，“好了，你们的宿舍楼已经到了。”

“真的很谢谢你啊，学长，让你走了那么长一段路。”小迟和张乐天站在宿舍楼门口说。

“太客气了。我倒是一路上都在好奇是谁把你们两人的伞拿走了。按理说今天一直下着雨，应该人人都带了伞，而且你们被罚跑圈也是大家都看到的，我很想知道那个拿你们伞的人当时究竟在想些什么。”

张乐天说：“肯定是哪个浑蛋脑子抽了才偷伞的，那人现在肯定穿得干干爽爽地在宿舍哼歌呢。气死我了，我咒他从楼上掉下来摔死！”

正说着，忽然一道黑影在小迟眼前飞速落下，接着响起一声闷响……

暴雨倾盆而下，无数雨滴打在地面上溅起水花，就像煮沸了的开水一般此起彼伏。此刻，在小迟二人和学长之间的这块地面上，刹那间多了一个仰面倒地的穿着军训服的男生。他重重地摔在地上，任暴雨拍打，已经没了任何动

静。借着宿舍楼的灯光，可以看到有深色的液体从他身下流出，在雨点的击打下雀跃起来。

接着，两把撑开的伞从天而降，一前一后落在地面上。小迟看到其中一把正是自己的伞！

“啊？！是他！”张乐天惊恐地指着地上那人的脸，小迟一看，这个坠楼的男生正是自己宿舍的那位身形单薄的同学——蒋成！

小迟和张乐天吓得脸都白了，一时间僵在那里动弹不得。

学长看看摔在地上一动不动的蒋成，又抬头看了看夜空中灯火通明的宿舍楼，眼镜片后的眼神开始发亮，喃喃道：“看来，今晚比想象中要长了。”

他拿起自己的手机，跟什么人通了个电话，接着用手顺了顺自己的长发，对小迟说：“上去看看。”

晚间10点30分，10号楼653宿舍。

“坠楼者名叫蒋成，刑事法学院大一新生，所在宿舍为10号楼653。疑为从10号楼楼顶的天台坠落，已经死亡。死者身着军训服，头部和肩部遭受重创。从死者身上找到一部手机、一包拆开的烟和一张饭卡，除此之外再没别的东西了。”

这些话不是一个警员在向他的长官报告情况，而是一个学生在向另一个学生汇报情况。李志学长的一个电话过后，这些所谓的“乌鸦”们就陆续冒出来开始行动了。此时，小迟他们所在的653宿舍成了临时的案情讨论室，一个个陌生的学长学姐们行色匆匆，进进出出。小迟看到他们右胳膊上都套着暗红色的袖章，袖章上都印着一个黑色的诡异的乌鸦图腾。

眼睁睁地看着舍友的生命消失在自己眼前，小迟感到脑子都蒙了。虽然那个名叫蒋成的舍友与自己仅有一次接触，但他那单薄的身影和生硬的普通话，却因为他的离世而在小迟脑中变得格外清晰。坐在他旁边的张乐天也不见得比他好多少，他的脸到现在都是白的，同宿舍的其他人都面色凝重地观望着进出房间的乌鸦社社员们。李志学长则平静地与社员们讨论着事件。

“调查得知，六层另一个宿舍的一位学生，在洗漱时从窗口看到一道黑影划过的时间，与我们在楼底看到死者坠楼的时间大致一致，这就说明蒋成坠楼的时间确定为10点20分。而这栋楼就只有六层，也就确定了蒋成是从天台坠落的。至于坠楼的原因，警察那边做出什么判断了吗？”

“警察刚刚赶到，正准备去天台调查。通往天台的门目前还是锁着的，警察正在联系宿舍的管理员。”

“锁着的？那死者是怎么上去的？走吧，我们过去看看。小迟，你和你的

舍友先待在宿舍，谁都别出去，等我们回来！”

学长和乌鸦社一千成员离开宿舍后，宿舍内只剩下小迟和他的舍友乐天、胖子眼镜、网吧男和胡须男。

“咦？”张乐天忽然看到宿舍门口的塑料盆内，自己的伞折叠得好好地放在里面。他的疑惑引得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盆里。

“张乐天，这不是你的伞吗？”网吧男指着盆里的伞问道。

“这确实是我的伞，谁把它放到这儿的？那掉在楼下的那一把伞又是谁的？”

“是我的。”一旁的胡须男脸色阴沉，郁闷地说，“我也不知道我的伞怎么跑到那个地方去了。”

小迟困惑道：“你的伞也不见了么？是什么时候丢的？”

“不知道。军训结束的时候还在，我一直打着它回的宿舍，回来后就把它放在宿舍门外了，我再就一直没出去过，不知道被谁拿走了……”

“奇怪，如果是蒋成拿走了我和乐天的伞，为什么他把乐天的伞放回宿舍，却又把胡须男的伞拿走了？”

“哎呀，烦死了，你们能不能让宿舍安静会儿！”胖子眼镜蹙眉道，“开学第一天就遇到这么恐怖的事情，我实在不想再在这儿待下去了。什么破学校啊，我要回家！”

张乐天说道：“也不知道乌鸦社那帮人调查得怎么样了。我看他们面子也挺大的，又是保护现场又是拍照记录的，一般人早就被警察轰走了，他们倒好，和警察直接来了个合作模式，确实挺牛的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李志学长和几个乌鸦社成员又回来了。李志擦擦眼镜，脸上多了几分疑虑。

“学长，怎么样了？”小迟问道。

“警察那边已经按自杀或意外处理了。”李志说道，“因为出现了一个决定性的事实，使得蒋成坠楼他杀的可能性成为了不可能。”

“哦？是什么？”

“根据刚才已知的情况推断，蒋成坠楼的时间和地点都是确定的，时间是今晚10点20分，地点是宿舍楼顶的天台。”

“这没错啊。”

“而在今晚10点钟的时候，楼管王大叔就已经锁上了宿舍楼通往天台的唯一通道——那个大铁门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10号楼和其他宿舍楼一样，从六楼继续往上走，有一道大铁门挡住了去往天台的道路，而这铁门的钥匙，掌握在楼管王大叔手上。据王大叔说，天台是提供给学生白天晾衣服晒被子的地方，铁门每天早上9点开启，晚上10点关闭，每天都是这样，今天也不例外。由于今晚下着很大的雨，想着不会有人在雨天晾衣服，因此王大叔锁门的时候并没有去天台查看情况，而是直接锁上门就下楼了。”

“锁铁门的是一把很结实的大铁锁，也没什么被损坏的迹象，因此今晚10点之后就不可能会有人不通过王大叔再上天台去了；天台上如果有人，想在明天早上9点前离开天台也是不可能的。”

“刚才王大叔已经确认，没有人向他借过钥匙，钥匙也没有遗失过。而警察让他打开天台的锁后，发现天台上一个人也没有，也没有任何异常情况，所以在10点之后到门被打开这段时间，天台上只可能就有蒋成一人。如果蒋成是被别人推下去的，那么那个人又是怎么从天台离开的呢？因此，警察排除了他人作案的可能。”

“原来如此啊，看来蒋成确实是自杀的了。”

李志学长摇摇头：“虽然如此，不过，作为自杀事件，这个结论还有几点让我不是很信服。”

“首先，蒋成没有留下任何他想要轻生的线索。他并没有给家里打电话，他身上和所有物品中也没有遗书。我们联系了他的家人和朋友，没有发现他最近有什么情绪波动。”

“其次，蒋成坠楼的时间是10点20分，而天台的门是10点关的，那他必然在10点以前就已经上了天台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为什么他独自一人在天台待了近20分钟才坠楼，在这期间他在犹豫什么需要这么长时间？”

张乐天插话道：“他一定是想在天台玩一会儿，不成想天台的门被锁上了，他回不了宿舍，苦等半天没有结果，于是他整个人都崩溃了，就选择了最极端的方式……”

“如果你说的这些是事实，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逻辑可言了。蒋成再怎么脆弱也不会拿生命开玩笑，况且，他的兜里还装着手机呢，打个电话不就行了？”小迟不认可张乐天的解释。

“那说不定他只是想在天台偷窥女生宿舍，结果雨天脚滑一不小心失足摔下来了。天台边上的那个护栏也许很矮，他肯定是身子探得太靠前了，一个没留神就摔了下去。”张乐天换了一个角度分析道。

“这更不可能，难道你会专门挑一个暴雨天去天台偷窥女生宿舍吗？况且

下着雨谁会开窗洗澡啊，这更说不通。”小迟反驳道。

李志学长说：“的确没有理由。除此之外还有最后一个疑点：警方在蒋成坠楼点正上方的天台地面上发现了他落下的军帽，三支燃尽的烟头，还有雨伞。烟头的牌子和蒋成兜中的烟盒一致，雨伞也被证实是他本人的，此外天台上再没发现任何东西。”

“又是雨伞？”

“对，在天台遗落的一把，还有随着蒋成坠落的两把。难道说蒋成去天台一共带了三把伞？这太有悖常理了。虽然奇怪，但是目前还没有任何头绪来搞清楚这个问题。”

这时，小迟忽然想到了什么：“对了！学长，那坠落的两把伞中，其中一把是我的，另一把却不是张乐天的，而是我们宿舍另外一个人——胡须男的，而张乐天的伞，却被完好地放回了宿舍。”

“哦？”学长说，“什么时候被偷的？”

“我把伞放在门外了，我一直没出宿舍，也不知道伞什么时候被偷了。”胡须男郁闷地说。

学长紧接着说：“你们宿舍其他人的伞都放在宿舍里，为什么你的伞要放在门外？”

“是这样的。”胡须男解释道，“因为害怕雨伞将宿舍的地板打湿，我们宿舍里在一进门的地方放了一个塑料盆，大家的伞都搁在里面，出门的时候拿，进门的时候放——除了我和小迟的伞。因为我俩的伞样式有别于他们的，是无法收缩回去的长柄伞，伞张开时和大家的折叠伞一样，但是收起来之后形状就像一根拐杖，所以我们的伞没法放在宿舍的盆中，于是我就将伞靠墙放在了宿舍外的走廊上。”

李志学长低下头沉思，喃喃自语道：“有点意思，今夜发生的事，肯定不只是一起普通的自杀事件这么简单。”

张乐天说：“不过，如果是他杀，就太不可思议了。杀人总得有个凶手吧，还有凶手究竟是怎么杀掉他的，他怎么能够穿过那个大铁门离开现场，会穿墙术还是会飞啊？即使会飞，当时我们在楼下也应该能看到啊。”

李志学长的眼神忽然明亮起来，他给旁边一位乌鸦社成员使了一个眼色，那人迅速拿出了笔和本子准备做记录。

然后李志对宿舍所有人说道：“现在我需要知道军训结束之后，你们宿舍所有人的一切行动！”

面对突如其来的怀疑目光，小迟和他的舍友一下子紧张起来，整个宿舍的